

影响世界艺术史的艺术大师 | 意大利MONDADORI ELECTA授权出版



自然与自我

高更作品赏析

[意] 加布里埃·克列帕迪 著
许丹丹 译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影响世界艺术史的艺术大师



自然与自我

高更作品赏析

[法] 保布利埃·克列帕迪 著 / 许丹丹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自然与自我:高更作品赏析/(意)加布里埃·克列帕迪著;许丹丹译.--北京: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2018.3

(影响世界艺术史的艺术大师)

书名原文:Gauguin

ISBN 978-7-5699-2219-6

I. ①自… II. ①加… ②许… III. ①高更(Gauguin, Paul 1848-1903)—绘画评论 IV. ①J205.56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02079号

影响世界艺术史的艺术大师

自然与自我:高更作品赏析

ZIRAN YU ZIWO:GAOGENG ZUOPIN SHANGXI

编者|[意]斯蒂芬尼·祖菲
著者|[意]加布里埃·克列帕迪
译者|许丹丹

出版人|王训海
总策划|梁明德
责任编辑|周连杰
特约编辑|廖丹
装帧设计|格林文化
责任印制|刘银

出版发行|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http://www.bjsdsj.com.cn>
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大街136号皇城国际大厦A座8楼
邮编:100011 电话:010-64267955 64267677

印刷|北京富诚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010-87971892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开本|710mm×1000mm 1/16 印张|10
字数|100千字
版次|2018年6月第1版 2018年6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699-2219-6

定价|68.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目 录

6	前言
9	生平
31	作品
137	艺术家与凡人
	贴近高更
149	评论文选集
153	作品收藏
155	历史年表
158	参考书目
159	图片授权

Gauguin



LLE ANGELE

影响世界艺术史的艺术大师



自然与自我

高更作品赏析

[意] 加布里埃·克列帕迪 著 / 许丹丹 译

© 2007 Mondadori Electa S.p.A., Milano- Italia
© 2015 for this book in 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Beijing Time-Chinese Publishing House Co., Ltd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Atlantyca S.p.A.

Original Title :I geni dell'arte—Gauguin

Text by Gabriele Crepaldi

Cover picture© Beijing Time-Chinese Publishing House
Co., Ltd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stored, reproduced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electronic
or mechanical, including photocopying, recording,
or by any information storage and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written permission from the copyright holder. For
information address Atlantyca S.p.A., via Leopardi,
8—20123 Milano Italy-foreignrights@atlantyca.it-www.
atlantyca.com

本书由意大利蒙达多利出版公司授权出版

目 录

- 6 前言
- 9 生平
- 31 作品
- 137 艺术家与凡人
贴近高更
- 149 评论文选集
- 153 作品收藏
- 155 历史年表
- 158 参考书目
- 159 图片授权

前言

1886年盛夏，阳光倾洒在布列塔尼的阿凡桥画家村，这里往来着各路怀揣美好愿景的艺术家。格洛阿内克夫人的小旅店门口站着一位30来岁的瘦高个儿，神情有些许忧郁，脸上写满了茫然的异域梦。这便是保罗·高更。他正在为自己疲惫不堪的心灵寻找休息的港湾，他希望和简单的人生活在一起，用自己习惯的近乎粗鲁直白却真诚坦率的方式进行交流，过简单的生活。

格洛阿内克夫人是巴黎画派坚实的拥趸，而高更的到来无疑为她经营多年的画家公寓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寄居在这里的画家逐渐分成两个泾渭分明的阵营，胆小懦弱、缺乏主见的总是被冒犯，继而气愤填膺，喋喋不休地抱怨；那些才华横溢之人则逐渐转向新的画风，孕育升华了“纳比画派”，又叫“先知派”（“纳比”的希伯来语的意思即“先知”）。在阿凡桥的头几个月里，高更就酝酿出一整套变革的思路：“一言以蔽之，一幅画并不是画面颜色简单的涂抹与覆盖”，而是精准的线条和大面积单一色彩之间的对比和冲击。毋庸置疑，他已经与当时盛极一时的印象派分道扬镳，而印象派优雅含蓄、笔触细腻、色彩渐变的蕴藉风格在当时却备受青睐。

1886年9月，高更被迫重返巴黎，心力交瘁的他看起来仿佛穿越了“无人区”。1887年4月，他抓住机会独自远涉巴拿马。彼时由法国人主持的巴拿马运河开凿工程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高更在日复一日、劳筋苦骨的体力劳动中体会着原始的粗犷与乐趣。类似的人生经历更是数不胜数：在法国南部阿尔勒小镇的“欢愉小屋”里，与凡·高共处的62天跌宕起伏；重返布列塔尼；开启“象征主义”；一群狂热的学生追随者将他推上圣坛并为他作画……不得不说，纵观整个绘画史，高更的灵魂始终保持着高洁和自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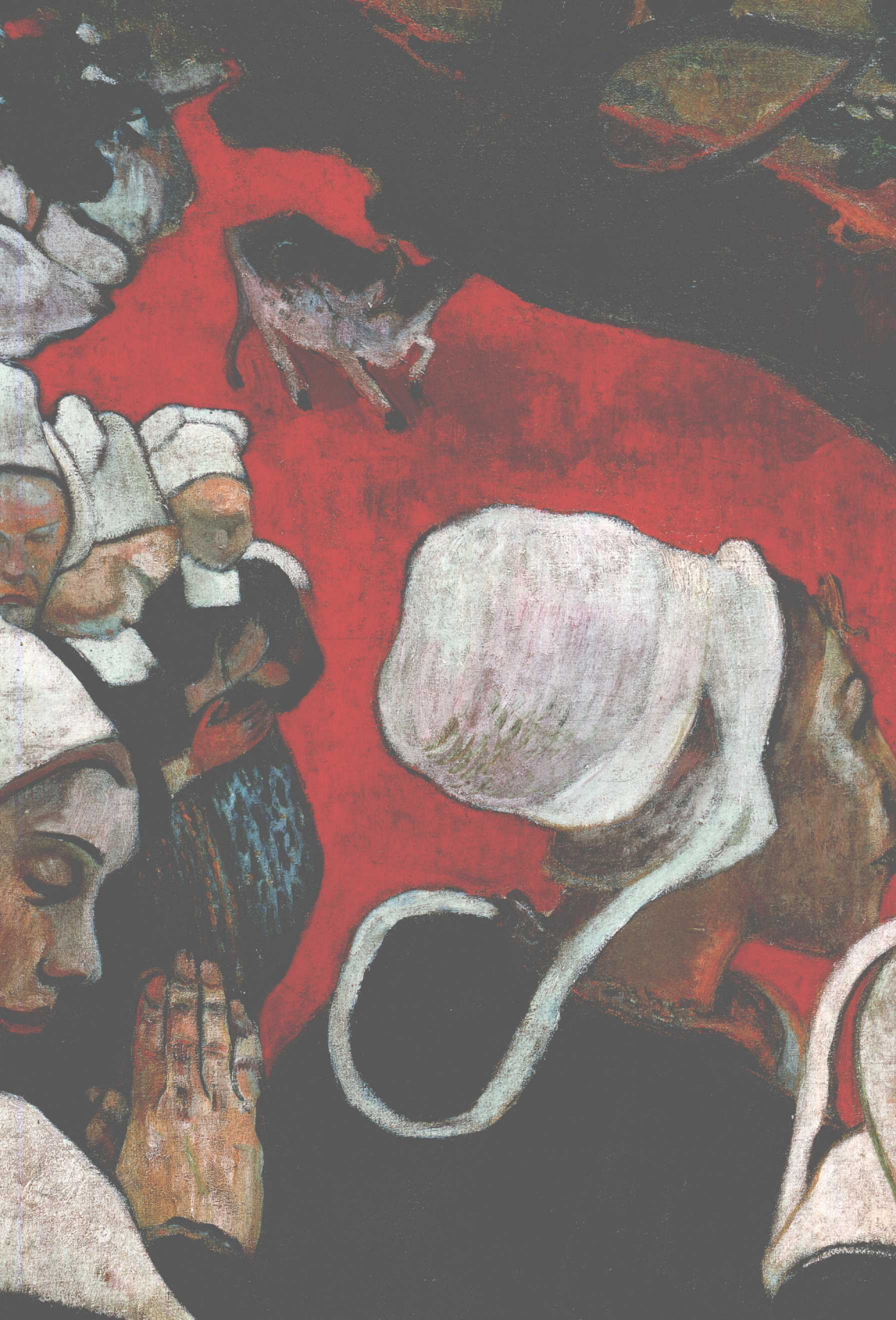
高更的一生更像是一场负笈前行的逃亡之旅，但至少在布列塔尼的这个夏天算得上是幸福的。假若能给彼时的高更做一幅速写，那一定是一幅妙趣横生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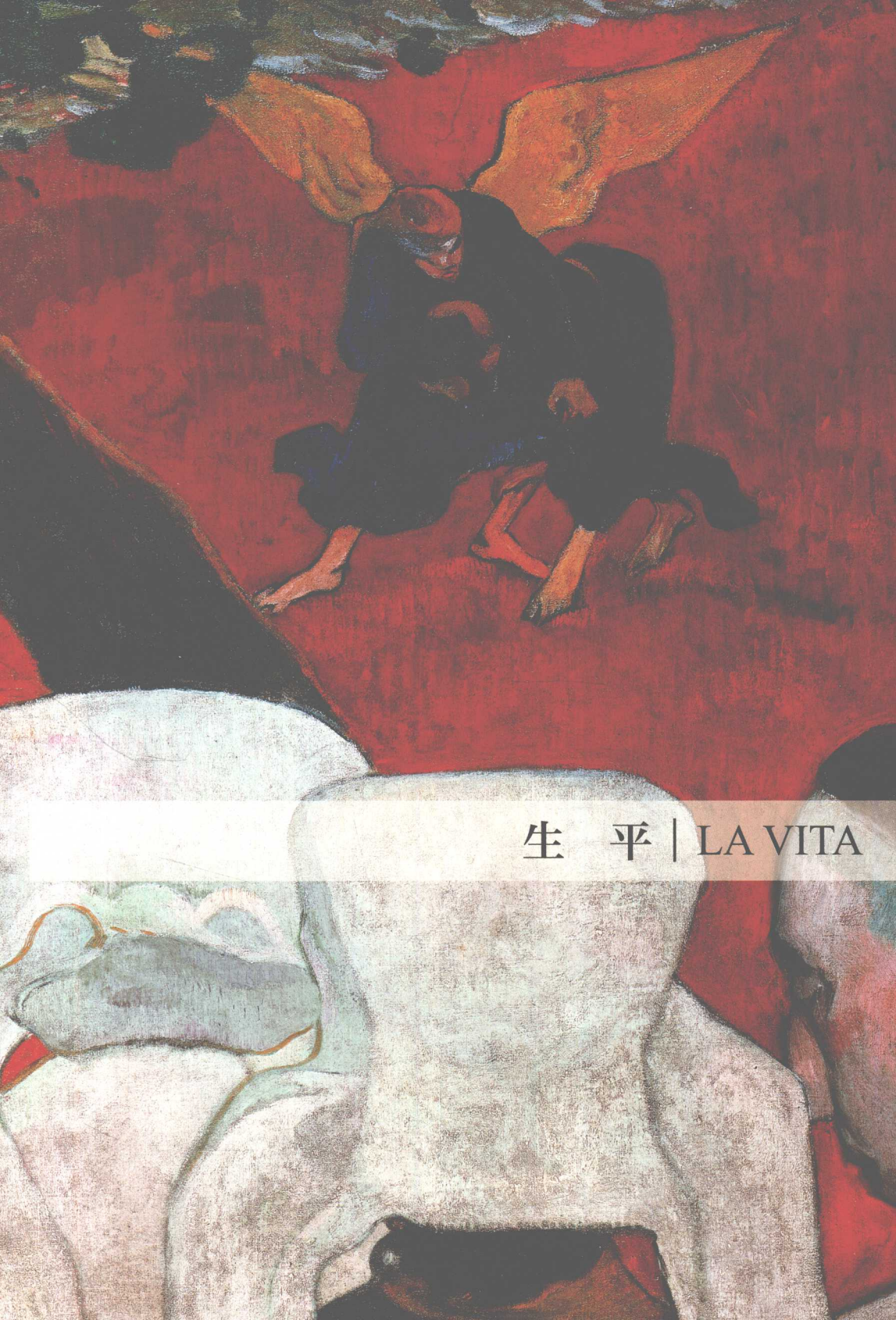
画面：下垂的髭须，强健的体魄，头上戴着一顶软塌塌的帽子，脚上踩着一双木屐。他尽情享受自由的田园生活，完全沉浸在沁人心脾的和煦微风里，品味着手中的艾酒。他将自己的房间改造成一间光怪陆离的美术馆，整日沉浸在独居太平洋孤岛的幻想中，做着一个个洒满阳光、遥不可及的白日梦。重返巴黎后，高更的世界又被阴霾笼罩，他时常回味起自己的异域梦：和好友埃米尔·贝尔纳筹划创办惊世骇俗的“热带画派”，整日浸淫在美好的幻想中：阳光洒满枝头，满目充盈着红黄等暖色调，塔希提明眸皓齿的姑娘一身琥珀色，静静地躺在天堂般的大自然里。那是一个充满奇思妙想的时代，儒勒·凡尔纳就像是一捧助燃剂，将高更的白日梦点石成金。就像现在的年轻人一样，高更开始了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他怀揣着逃离现实的渴望，飞赴遥远的南半球。作为一个长久以来踽踽独行的先锋派画家，这次旅行之于人生的意义非同寻常，他后半生一直生活在南太平洋上的马克萨斯群岛，直到1903年5月8日绝望离世。

临终前的高更双目失明，在一名土著巫师和一位传教士的陪伴下黯然离世。尽管高更逝世后名声斐然，他在孤岛创作的一系列作品也迅速获得了世人的认可，但终其一生都是一个读不懂也解不开的谜。他的一生虽不像他那位命途多舛的挚友凡·高那样，始终游离于这个世界之外，但他从一开始便被茫然生硬地归为印象派画家。事实上，他从未从属过任何一个组织、画派或流派，在他的艺术成就面前，这些现世的定义和框架显得既苍白又勉强。高更时常被人讽刺为一个“拙劣的画家”，但他又是一个真正才华横溢的无政府主义画家，一直在心灵深处自觉自省的批判精神的指引下傲然前行。他是宗教情怀和离经叛道的忠实践行者，即便是在跨越了几个世纪后的今天看来，这种精神依旧是那样的深沉和真挚。

斯蒂芬尼·祖菲

Stefano Zuffi





生平 | LA VITA

生平

保罗·高更一生都在漂泊。他蠢蠢欲动和永不满足的内心，为他实现自我理想注入了一剂永不服输的强心针。有生之年，高更的大多数创作都没有得到世人的认可，即便如此，他也从未屈服。与其他从小就崭露头角、锋芒毕露的艺术家不同，高更24岁才拿起笔作画，彼时他已在海军服役多年，还做了几年职业经理人。短短几年时间，高更就对绘画艺术如痴如醉，不惜一切代价全身心地投身创作，为此，他牺牲了其他一切：兴趣、财产甚至家庭，纵使众人纷纷指责他人格冷漠、愤世嫉俗、自私自利，他也可以全然不顾。为了艺术，他放弃了工作、爱妻、五个孩子、朋友、祖国甚至是自己的生命，直到他55岁与世长辞之际，他还在孜孜不倦地探求艺术的真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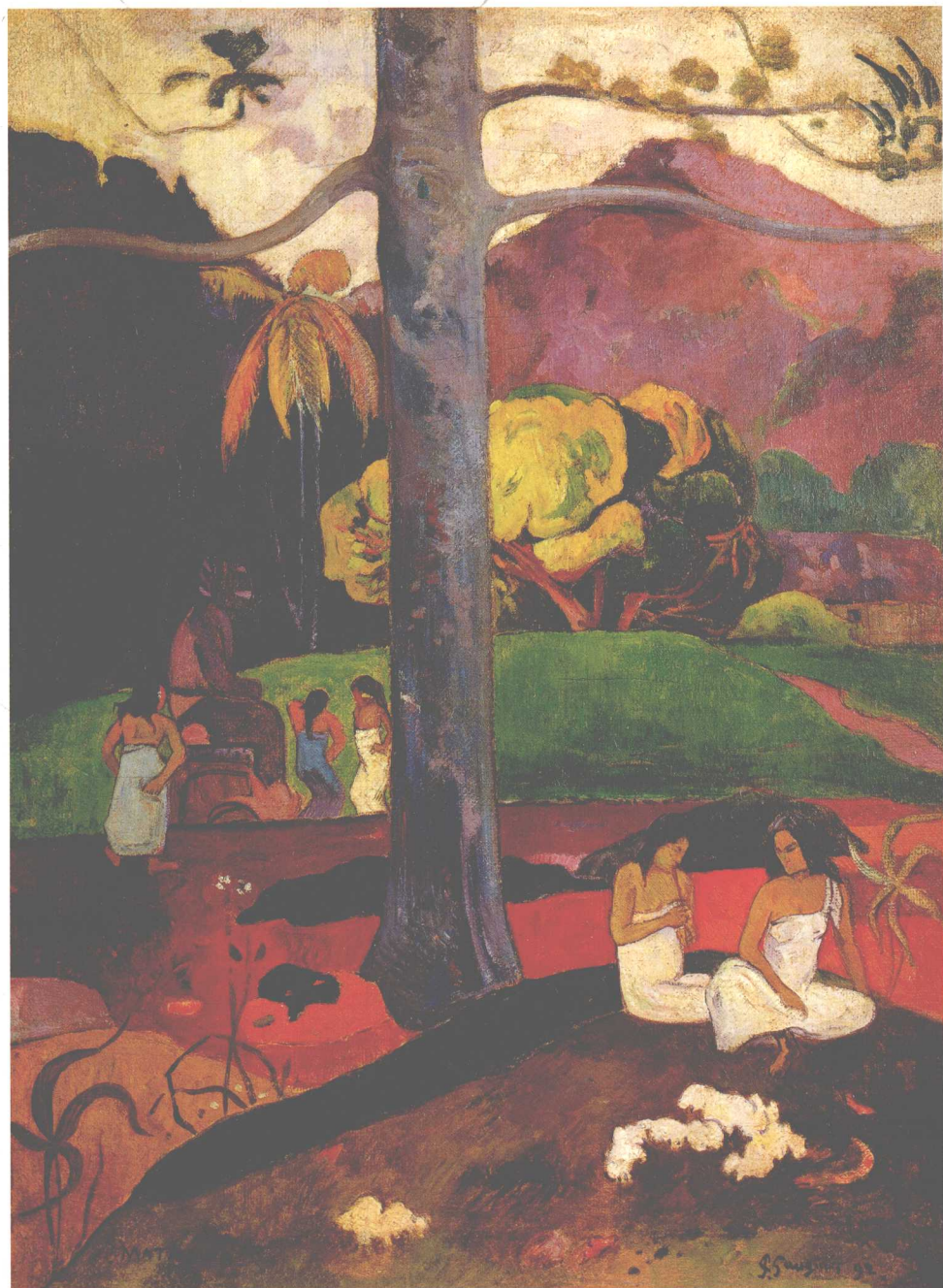
1848年—1871年：童年和青年时代

1848年6月7日，欧仁·亨利·保罗·高更（Eugene Henri Paul Gauguin）生于巴黎蒙帕尔纳斯洛雷特圣母院大街52号。他的母亲阿琳·沙扎尔（Alime Chazal）是西班牙贵族的后裔，在欧洲入侵美洲期间来到了秘

鲁。他的外婆弗洛拉·特里斯坦·莫斯科索（Flora Tristan Moscoso）是一位作家、记者，也是一名忠实的社会主义活动分子。也许是出于对自己身份的认同与自豪，高更经常在不同的场合提及自己与阿拉戈纳家族的血缘关系，并坚信自己是蒙特苏马（Montezuma）的后代。高更的父亲克洛维斯（Clovis）是法国《国家报》的记者和时政专栏作家。1851年10月，拿破仑大军势如破竹，由于高更的父亲公开反对拿破仑，只得举家背井离乡来到秘鲁，希望在那里办报创刊。但天有不测风云，当月30日，在巴塔哥尼亚的法米尼港口短暂停留后，克洛维斯因为动脉瘤和瞬间暴怒而一命呜呼。阿琳·高更带着两个两岁多点的孩子保罗和玛丽投奔高更祖母的兄弟唐·皮奥·特里斯坦（don Pio Tristan），后者在利马当地声名显贵。

1855年，高更的代父，食品商人纪尧姆·高更（Guillaume）去世，高更的母亲决定回到法国，住在她叔叔伊西多尔（Isidore）在奥尔良的家中。1861年，高更的母亲移居巴黎，靠做裁缝艰难度日。彼时，高更仍留在奥尔良读书，但从西班牙语到法语的过渡让他在学业上碰到了不小的困难，

《乐园》（从前），
1892年，马德里，提
森·波涅米萨博物馆





《瓦格拉蒂的花园》，
1881年，哥本哈根，新
嘉士伯雕塑博物馆

学习成绩也颇让人失望。随后他还想
申请入读海军学校，也因成绩不合格
而遭到拒绝。

1865年12月7日，他开始在一艘
名为“卢西塔诺”的商船上做海员。
1866年10月29日，他在“基利”号商
船上担任二等长官，开始了长达十三
个月之久的环球航行。1868年，他开
始在“热罗姆·拿破仑”号上服兵
役。普法战争期间，他参与了地中海
阿尔及利亚地区的军事行动，随后于
1871年在土伦港正式退役。

1872年—1878年：初涉画坛

母亲去世后，1867年7月7日，高
更由新的监护人保罗·古斯塔夫·阿
罗萨（Paul Gustave Arosa）监护，
后者是高更家族的一位世交，擅长
从商且对绘画颇有研究。1871年，
他为高更在贝尔坦交易中心谋得了一
份差事。年轻的高更聪颖机智，不仅
收入颇丰，还逐渐获得了一小部分交
易分红，过上了还算殷实的生活。他
的同事同时也是挚友的阿尔萨斯人克

劳德-埃米尔·舒芬尼克（Claude Emile Schuffenecker）是引领他进入艺术世界的一位关键人物。他们时常一起到展览会和博物馆参观，畅谈艺术，阿罗萨和策展人、印象派第一个资助人保罗·迪朗-吕埃尔（Paul Durand Ruel）也间或参与其中，后者说服高更用1.7万法郎投资艺术，购买了马奈、莫奈、希斯里、毕沙罗、雷诺阿和吉约曼的作品。也就是在这几年里，高更开始尝试绘画。起初他跟着阿罗萨的女儿玛格丽特画，随后同舒芬尼克一同在克拉罗西学院进行正规的绘画训练。1873年至1874年，高更依照传统画式创作了几幅静物画和风景画，也借鉴了一些法国风景画家柯罗、巴比松和印象主义画风，并愈发勤谨，一发不可收拾。1876年，高更凭借《维罗夫莱的树冠下》层层闯关，亮相于当时的巴黎沙龙画展。这对一个业余画师来讲是一个极大的成功，更促使高更向更高的艺术领域进发。

1879年—1882年：最初的展览

1879年，阿罗萨去世后没几个月，高更便举家搬进了一座较为宽敞的公寓，也就是卡塞尔街8号弗赫纳路74号的房子。在那里，高更将一个房间简单改装成画室，以满足自己从小就未满足的创作欲。与此同时，他开

始重新思考自己未来的规划。同年，他携带一件雕塑作品亮相第四届印象派画展（4月10日—5月11日）。1880年，在第五届印象派画展上，高更展出了七幅画作和一座半身像雕塑，却遭遇雷诺阿和莫奈等印象派前辈的冷言冷语。展览于当年4月1日开幕，持续至4月30日，整个展览在皮拉米德路10号一座满是尘埃与喧嚣的房屋的夹层里惨淡经营了一个月。1881年，高更更卖力地将8幅画作和两座雕塑顺利带入了第六届印象派画展（4月2日—5月1日），这次又搬回了首届画展位于布勒瓦德·德·卡布斯内街35号的大楼，新租的展室面朝里侧庭园，光线暗淡。第七届印象派画展展出了高更13幅作品，大家一致认为这些画重复居多、缺乏新意。与此同时，高更的妻子梅特为丈夫渐长且无节制的绘画热情忧心忡忡，她苦口婆心劝说高更担起丈夫和父亲的家庭责任，却没想到适得其反，两人之间千沟万壑无法逾越，开始渐行渐远。

1883年—1885年：与家庭的最后决裂

随后几年，高更同其他很多同事一起失业了。他并没有急着去找下一份工作，即便和妻子感情裂变，他依旧下定决心投身绘画艺术。当时的高更是那么信心满满，带着初生牛犊